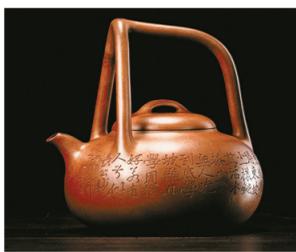


# 玉成窑 与文人紫砂

顾玮 吴央央



东坡提梁紫砂壶



唐云先生旧藏瓜型紫砂壶



钟式紫砂壶

## 主讲人名片

张生，字子泉，玉成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当代文人紫砂创作者，宁波茶文化博物院院长，“和记张生”创始人。

张生自幼好古嗜学，长期专注精研收藏文人紫砂古器，于玉成窑紫砂器研究尤多会心。他收藏宏富，并以此在月湖之畔重修宁波茶博物院，以茶、壶、器、书、画、乐等形式广邀贤士，成就雅事。“张生品鉴”玉成窑紫砂古作品深受业界喜爱，多年来，他以“人说器事、器传人文、文以载道”的讲学方式，传播中国的紫砂文化。



天一阁博物馆供图

紫砂文化自明清以来经久不衰，这主要得益于历代文人墨客的参与。紫砂界曾有这样的论述：“千年紫砂，绵延至今；雅俗共赏，文化先行；前有陈曼生，后有梅调鼎。”

玉成窑创建于清光绪年间，为小型馒头窑，原址位于宁波慈城林家后花园之一隅。核心人物是书法家梅调鼎先生，得沪甬两地名家之助，在慈城建窑。虽烧造时间不长，出品数量亦有限，然品种颇多，器品以文人自用雅赏和相互交流为主，亦有依同好要求定制之器，件件皆素雅古逸、意趣盎然。

玉成窑是宁波一张很重要的文化名片。玉成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、当代文人紫砂创作者张生说：“作为慈城人，我把弘扬玉成窑当作我一生的使命，至今学习、研究玉成窑已有13个年头，但对我来说这才是刚刚开始。”

张生介绍，文人紫砂的内涵十分丰富。譬如，紫砂史上第一本专著，是晚明文学家、茶学者周高起写的《阳羡茗壶系》，里面记载了包括陈铭远、时大彬在内的31位紫砂名家的作品风格及工艺特点。又如，目前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

砂器是一把紫砂壶，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，是在南京中华门外考古中出土的。从纪年可知，这把壶的制成年代不晚于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，整体素雅、简单，体现了典型的明代审美风格。

紫砂文化的兴盛，有赖于历代文人的参与，这非常重要。民国时期，李景康跟张虹合编了一本《阳羡紫砂壶图考》，其中记述：“文人胜事，偶尔寄兴，旁及壶艺，代有其人，兹就见闻所及，铨而次之名

外，常见的书画篆刻名家有：任伯年、胡公寿、虚谷、周闲、徐三庚、陈山农等，制壶名家有何心舟和王东石。其中，任伯年是“海上画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任伯年住在上海三牌坊时，因为邻居做紫砂的缘故，也爱上了紫砂。任伯年以前是画画养家糊口的，痴迷紫砂后，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。老婆一发火，把他案头的所有紫砂敲碎了。多年前，在一个任伯年的专场拍卖会上，有一件紫砂做的雕塑，栩栩如生，看了令人感动，因为这是任伯年为父亲所做的。但这个雕塑有一个缺陷，头断了，就被任伯年老婆敲断的，他后来用胶水粘上去了。

胡公寿，善画山水、兰竹、花卉，集古今诸家之妙，为海派画家领袖级人物；虚谷，清代著名僧人，海上四大家之一，出家为僧，性情孤僻，非相处深者不能得其片；徐三庚，清代书法篆刻家，号袖海，别号似鱼室，主精于金石文字，善篆隶；周闲，字存伯，号范湖居士，晚清著名词人，海派名家与篆刻家；陈山农，字小雅，宁波慈城人，金石篆刻名家。

“还有两位人物也很重要，他们是制壶名家何心舟和王东石，玉成窑迄今发现的作品以这两位为主。但他们的风格不一样，我觉得何心舟水平会略高一点，他除了会做紫砂壶，篆刻也非常好。”张生介绍。

茶，茶就叫茶。

另一把钟式紫砂壶是很多年前朋友买来，后转让给张生的，上面的铭文是“以钟范，为壶用。壁团茶，上有凤。”唐人煮茶，宋人点茶，跟现代泡茶不一样。宋人喝的是龙凤团饼，是宫廷帝王用的。欧阳修为官二十几载，官至一品，皇帝只送给他一小饼龙团，可见非常珍贵。这个壶非常素雅，素雅到什么程度？在张生看来，“加一点多了，少一点少了”。

只有文人才具有这种恰到好处

的审美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国学堂，有删节）

## 文人紫砂 内涵丰富

紫砂器是一把紫砂壶，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，是在南京中华门外考古中出土的。从纪年可知，这把壶的制成年代不晚于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，整体素雅、简单，体现了典型的明代审美风格。

紫砂文化的兴盛，有赖于历代文人的参与，这非常重要。民国时期，李景康跟张虹合编了一本《阳羡紫砂壶图考》，其中记述：“文人胜事，偶尔寄兴，旁及壶艺，代有其人，兹就见闻所及，铨而次之名

## 墨客雅士 “玉成”美事

紫砂创作的一个文化艺术群体。晚清时的宁波，文风鼎盛，骚客云集，文人们皆视在紫砂器上题铭作画为一乐。以“玉成”命名之，也有成全美事之意。

张生说：“我收藏的第一把紫砂壶就是玉成窑的，运气非常好。收藏这么多年，没有走弯路，为什么？就有赖于这件玉成窑紫砂壶作为标准器。它陈列在宁波茶文化博物院的展厅里。”

玉成窑前后陆续参与创作的文人墨客众多，除核心人物梅调鼎

就是文人紫砂的雅趣所在。”

譬如，唐云先生旧藏瓜型壶上的铭文寓意深远：“生于棚，可以羹，制为壶，引者卢。”这句话从字面理解很简单、很生活，细细琢磨会发现其中的雅趣。唐云先生收藏的另一件玉成窑紫砂壶上的铭文也很有意思：“久晴何日雨，问我我不语。请君一杯茶，柱础看君家。”天气连续晴朗，想知道什么时候下雨，看什么呢？就回家看看柱础。可见艺术来源于生活。

在泰顺徐岙古村落，我还拍到有“萱荫槐堂”的古匾，此匾应是堂名匾，不是寿匾。然而让人费解的是，“槐”在古代往往代指“三公”或“三公之位”，指做大官的男性。此处“萱荫槐”是否指女性“荫庇”了男性？

说到堂名，我想到了“萱荫楼”。它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，当然，现在再也找不到毛街街上的“萱荫楼”了，连蛛丝马迹也无。萱荫楼主人李庆城，字连璇，是近代甬上藏书家。李庆城幼年丧母，被过继给叔母方氏夫人。李家方氏夫人爱好文学，出资墨海楼藏书后，辟毛街街住宅东首明轩楼房三栋为藏书楼，并命名为“萱荫楼”，而传之于继子庆城。方氏夫人之用意昭然，不必多讲。

有人统计过，甬上历代有迹可考的藏书楼有150多处，明确能稽的藏书楼40余处。我想以“萱”为名的，可能仅此一处。“萱荫楼”的事迹，无疑是藏书界的一段佳话。它加深了我对中国母亲花——萱草的好感。

## 梅本高逸 壶得雅趣

为梅调鼎书法代表作，征集其亲属及朋友、门生所藏精品选编而成，书体以楷、行为主。《报翁集锦》里除了有各式书法、碑帖，还有16件紫砂壶上的铭文。紫砂壶上的铭文为什么要写在纸上？张生介绍，过去文人做事是很讲规矩的，题写铭文之前，一定要按照壶的布局先打草稿，再写到紫砂壶上。文人紫砂跟普通紫砂不一样，代表了文人的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和思想。“梅老先生写的这些铭文，朗朗上口、短小有趣，这

## 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正月，我家的萱草会不畏严寒如期破土露出尖尖角，每每见之，心里总会掠过一丝惊喜。因为爱花草的人，格外盼望春天来临。其实，种花草是一种期盼。

萱草别名众多，有“谖草”“忘忧草”“疗愁”“宜男草”“鹿葱”“鹿箭”“金针”“黄花菜”“虎百合”“卷丹”“丹棘”等。最早的文字见于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”李时珍曰：萱本作谖。谖，忘也。古谓：忧思不能自遣，故欲种此草，玩味以忘忧。

萱草朵形、色泽漂亮，人见人爱，对土质要求也不高，适宜于“北堂”种植。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”，“背”即“北堂”也，后来“北堂”成了母亲之代称。

“黄花菜”是萱草属的一种，但萱草不等于“黄花菜”，要明白除“黄花菜”外的萱草属植物多半不可食用。我家的萱草是黄花菜，但我从来舍不得去吃。黄花菜是吃它的花蕾，含苞待放时就把它吃了，太可惜！它一般每茎生数朵，从初夏到初秋，开个不停，整个花期不长，可是单朵却朝开暮落，匆匆谢去。

萱草是历代文人经常咏吟的对象，留下了许多诗篇，但我今天只说说在拍摄古建筑时遇见的“萱草花语”：

柏坑村是奉化区大堰镇的第一大村，地处奉化江上游。清代和民国时期，村里出过不少名士，原有许多民居古建，2008年我去拍摄时，不少老屋已经倒塌。在一处据说是“一百零八间走马楼”里，我看到了一排“卷

棚廊”。卷棚廊的一侧已毁，致使东面的木雕屋件败露在外，屋脊上雕着“萱增百寿春”一语。

带“萱”的吉祥语，刻在卷棚廊顶上并不少见。在大堰，王氏是大户，据称该屋原是始祖王敬祀后裔居处，2003年被列为市文保点。

品读“萱增百寿春”，让我想到了首都的畅春园。畅春园是京城最有名的皇家园林之一，康熙帝最喜欢的住所。在它的中轴线上有栋楼叫“寿萱春永殿”，据说曾是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的寝宫。“萱”往往与母亲联系在一起，如母亲的住房就叫“萱堂”等。

目前，尚能见到不少送给女性长辈、带有“萱”字的寿匾。云南建水县西庄镇团山村是拍摄民居古建很好的地方，在那里我拍到了好几块“萱”字寿匾，它们都保持着原始状态，既没有遭到损毁，又没有在现今的“开发”中胡乱翻新。

其中一块“金萱永荫”匾，是当年族人祝贺胡氏七十大寿而送的。匾上的首句尚能辨认，为“恭祝浩封淑人张门胡太淑人七旬荣庆”。落款却模糊不清。张氏是团山村的大姓，村里上好的古民居多属“张门”。据载，“胡太淑人”是张和之母。张和率众平息匪乱，得到云南都督蔡锷的赞赏，并委任张为个旧国民军第四营管带兼稽查员。张和，字用礼，幼年丧父，全赖母亲抚养。“永荫”其实是对张母养育之恩的褒奖。

另一块“萱寿当荣”匾，斑驳得厉害，小字辨识不易。估计也是送给“胡太淑人”的寿匾。

另外，我在古董店也见过一块光绪乙丑年即1889年的“金萱垂荫”古匾。

在温州泰顺，则拍到了现代的“萱”字寿匾：一块“慈萱永

荫”匾用于“林府翁氏孺人九秩寿庆”，由翁氏的子婿和外甥合送，落款为1998年。摄于泰顺筱村一带。另一块“金萱焕彩”匾是在泰顺雅阳一带所摄，送匾年代与前一块差不多同时。它们都悬于普通农家中堂上，这种景象现在鲜见。

为女性祝寿，过去常用的语句还有：萱庭日丽、椿萱并茂、萱仪足式、萱范长存；椿庭萱舍共遐龄，椿荣萱茂同百寿；灵萱茂北堂，瑶池春不老；萱花称满露慈云，丹桂飘香开月阙；金萱称庆咏霓裳，宝婺辉耀南极晚……而为女性祝寿用的语词有：萱月冷、萱萎北堂、慈萱永谢、萱堂露冷、萱荫长留、花落萱伟、忘忧草谢等。

在泰顺徐岙古村落，我还拍到有“萱荫槐堂”的古匾，此匾应是堂名匾，不是寿匾。然而让人费解的是，“槐”在古代往往代指“三公”或“三公之位”，指做大官的男性。此处“萱荫槐”是否指女性“荫庇”了男性？

说到堂名，我想到了“萱荫楼”。它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，当然，现在再也找不到毛街街上的“萱荫楼”了，连蛛丝马迹也无。萱荫楼主人李庆城，字连璇，是近代甬上藏书家。李庆城幼年丧母，被过继给叔母方氏夫人。李家方氏夫人爱好文学，出资墨海楼藏书后，辟毛街街住宅东首明轩楼房三栋为藏书楼，并命名为“萱荫楼”，而传之于继子庆城。方氏夫人之用意昭然，不必多讲。

有人统计过，甬上历代有迹可考的藏书楼有150多处，明确能稽的藏书楼40余处。我想以“萱”为名的，可能仅此一处。“萱荫楼”的事迹，无疑是藏书界的一段佳话。它加深了我对中国母亲花——萱草的好感。



①“金萱永荫”匾  
（摄于云南建水县西庄镇团山村）

②“萱寿当荣”匾  
（摄于云南建水县西庄镇团山村）

③“慈萱永荫”匾  
（摄于泰顺筱村）

④卷棚廊构件上的木雕“萱增百寿春”  
（摄于奉化大堰柏坑）



# 古建筑上的「萱草花语」